

● 纪红民 著

风流男子



- 晚清专权的宦官
- 神秘高原的活佛

- 兵谏蒋介石的倜傥少年
- 谋杀斯大林的刺客

0289/119

风流男子

纪红民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一九八九年·北京

1176044

风流男子

纪红民 著

•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

•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38千字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49-246-X/I·39

定价：2.15 元

目 录

形形色色的宦官

——晚清太监秘闻..... 1

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他的勋戚贵族们.....44

从深山走来的“神”.....78

两情尽在不言中

——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恋爱故事.....88

相会,在海峡那边

——张治中将军赴台湾探望张学良..... 102

上海滩的最后行动

——华克之智取日寇军火..... 113

SS 行动计划

——谋杀斯大林的两次阴谋..... 127

纽约“一碟盐”餐馆传奇

——美国华人实业家林缉光的成功之路..... 181

形形色色的宦官

——晚清太監秘聞

引子：“唉，我這一輩子！”

民國初年的天津。

俗話：“十個京油子，斗不過一個卫嘴子。”不信？悅來茶館眼下就坐着一位。只見他操着地道的天津腔，順手朝當街一指：“諸位瞅見沒有？那位穿大褂，十天沒洗臉的先生，連提上鞋跟的空兒都沒有，這麼急是上哪兒啊？”

馬上有人跟上一句：“上哪兒啊？”

“准是奔英租界劍橋道（現重慶道）小德張的那幢洋樓，為嘛呢？時辰到啦。”說到這兒，关上話門，呷了一口香茶。

這一收話頭不要緊，听主兒的心可早痒痒上了。自從一興民國，北洋政府的政治舞台上便風雲迭變。得勢的，耀武揚威奔北京上任；下野的，打點細軟進天津當寓公。曾幾何時這些个風流人物，不光凭其巧取豪奪的錢財，成為租界地各種享樂設施的大主顧；而且还因其身世、經歷的神秘色彩，成為市民百姓聊天的談資。

天津卫，誰不知道小德張呀！眾人連忙探問是什麼時辰到了。

“就是太太、小姐们梳妆打扮的时辰呗！人家睡的都是大晌觉哇。这位先生紧赶慢赶图的不是别的，就是图能站在楼后篱笆圈儿底下，闻闻那股子胭脂扑脸蛋的香味。两年多啦，每天如此，不信，哪个胆大的可以上去问问确实。”

“嘿！”“好！”当这番绕口令似的“神哨”，被一口气说完之后，茶馆顿时变成了戏园子，引来不少拍大腿、蹯板凳的叫好声。

当然，人们都知道这是拿过路人即兴取个乐，开开心，哪知，有个喝大碗凉茶的小伙子竟认了真，并且还动了恻隐之心。他是一个棚匠铺的小伙计，进城的日子不长，还没脱去质朴、憨厚的本色。这几天的活计就是为小德张家扎彩棚，干活时，好象听师傅们念叨过，小德张马上就要办喜事，娶的已经是第四个太太了。为这个漂亮的小姐，张家可花了不少的银子。那么，刚才走过去的穿大褂的先生，会不会就是小德张要娶的姑娘的什么亲人呢？

纯朴的乡村生活，使小伙计的思维如此简单：肯花这么多银子买老婆的，一定是富人，而富人的心都是黑的；相反，穷人家需要钱是真的，但以身作价的则是被迫的。这位穿大褂的先生，一定是有什么事想见自己的亲人，绝不是眼下这帮家伙胡噁的，什么要闻胭脂味儿。

想到这儿，小伙计把碗往桌上一墩，拽下肩头的擦汗毛巾使劲一抖，便大步追穿大褂先生去了。

可怜的小伙计呀，他哪儿知道这世上的复杂呀！他所同情的那位先生当然是莫名其妙了；而那位花了张家不少银子的女子，此刻也并非愁肠百结。

这位女子叫方金翠，头一次露脸是在日本租界的艺妓馆。

最先发现她这身段和脸蛋价值的，自然是她的媚主儿。因此数月过去，只让她陪陪酒伴伴唱，还没接客宿夜。做大卖卖嘛，总要耐得住性子才行。

不久，机会果真来了。

那天晚上，天津火车站象是刚透过来一口气，出站口的铁栅栏门张开手臂，向怀里一收，终于送走了这趟车的最后一名旅客，“哐当”一声，关上了，剩下一片寂静。

特等包厢最后下来的共有三个人，中间的一位面皮白嫩，容貌清秀，一左一右则是镖局的高手。他俩环视一番之后，对中间的一位说：“先生放心，您脚下踩的，已经是咱们兄弟的地面了。”

不用再说，读者就会猜到，那个眉清目秀的先生是小德张了。这位曾在紫禁城说一不二的大总管太监，为什么如此谨慎地跨进天津卫呢？

原来，自从慈禧太后的侄女、光绪帝后隆裕一命呜呼，清宫便由瑜、珣、璿、瑾四妃当家。这四妃与隆裕一直不睦，因此长期失宠无势。待隆裕死了，宣统帝溥仪登极，作为皇额娘的四妃总算熬出了头。

隆裕生前深得宠信的小德张亲眼看见，瑜妃指着隆裕的尸首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也有今日！”不禁暗暗联想到自己今后的命运。那帮平时结恨自己的太监，也一定会随新主子的变脸而成为帮凶，不如见好就收，三十六计走为上。

就计谋而论，当时宫里的太监是谁也比不上小德张的，后面将会详细写到他巧妙出宫的整个过程。眼下只说小德张出了紫禁城之后，由于机敏谨慎已成天性，唯恐四妃对自己穷追不舍，便直奔徐州，到把兄弟张勋那里避避风头。如今见时局

更加明朗，民国日益深入人心，大清国却在皇宫墙内越发朝不保夕，才沿津浦铁路来天津，准备亦象不少失势的官僚一样，到租界地当“寓公”去。

前面提到的艺妓方金翠，便是小德张来天津不久结识的。

方金翠的鸨母和一般高级妓馆的媚主儿一样，为了尽可能多地攫获钱财，轻易不许嫖客沾自己手下艺妓的身子。以至不少缺心少肺的阔少，喝了二三年“花酒”，泼上几百两银子，最后倾家荡产，却连和相中的妓女狎昵一番的机会都没捞上。

小德张是在皇宫当了几十年差的大太监，光凭这身份，就使鸨母觉得有两件事可心上算。其一是大太监有钱。不是有这么个传说吗？光绪皇帝某天问一个大臣：今天早饭吃什么？大臣因为头晚上听堂会睡得晚，上早朝时匆忙吃了两个煮鸡蛋就来了。想瞒此事又怕犯欺君之罪，只好壮着胆子实说了，谁知皇上听后什么都没顾上，光是一个劲儿说：“不得了不得了，养一个人真不得了，一早上至少就得六十两银子呀！”大臣们一听全蒙了，事后才知道，内务府的帐目上就是这么写的：鸡蛋一枚，纹银三十两。诸位想想，宫内当差的就是这么唬骗皇上，干上几十年，哪个不是腰缠万贯呢！

鸨母满意的另一点，就是小德张毕竟是出宫的太监，甭担心妓女真恋上了，跟着跑掉不说，就是侍候起来，也比现任掌管实权的政府官吏好对付。没说的，先让你小子干喝几年“花酒”再论别的。

她把人家想得太简单了。

小德张虽然久居宫内，可游妓馆之前，早把各种“门坎儿”细细摸了个一清二楚。一见面，把献上来的盖碗茶朝里一推

说：“在宫内混了这几十年，两位老先主（指慈禧和隆裕）赏赐的银子我这辈子是花不完的，你要是明白，我今儿个便把人领走，陪着我好好逛逛这天津卫，若有别的什么心思，那就只当我路过进来歇个腿脚。”说罢，一欠身，明摆着要告辞。

下面的那番情景，不说读者也会想到。方金翠自然是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跟小德张前去；鸨母则抱着小德张留下来的一百两纹银，直摸怦怦发跳的心口，一阵后怕。要不是场面见得多，当时的阵势，有一句话讲得不妥地方，就可能把财神爷惹恼甩手走了。难怪人家能把西太后哄得滴溜转呢！

那妓女方金翠可比鸨母乖巧多了，无论是听戏逛街下馆子，还是奉茶捶腿烧烟泡，总是既殷勤周到，又半羞半遮，透出“下海”不久的黄花闺女才有的那种丰韵，弄得小德张神魂颠倒，但又疑惑地问：“你这是冲着每日花钱如流水的排场呢？还是冲着我，才这么可人心儿？”

“回老爷的话，”方金翠每逢张嘴，都是按宫里头奴才跟主子说话规矩，“奴妾当然是把身心全托靠给老爷啦，若老爷不是变着法儿的疼我，奴妾怎能在这大场面里露脸、开眼界呢！”刚说到这儿，忽然瞥见小德张喉咙一阵滚动，连忙屈腿半蹲半跪，仰起薄施香粉的脸儿，张开樱桃红的小嘴轻声说：“老爷要是想爽爽嗓子，就请把碍您利索的东西吐到奴妾嘴里吧，省得您起身子了。”

这都是张家贴身仆人亲闻亲见的呀！方金翠张口接痰的时候，那两弯细眉皱都没皱一下，有的说得更神：因为嘴里有东西，只好眼角一眯，回报老爷的笑脸后，才缓缓起身，走向那只隔三尺远的痰盂。

按说太监是不高兴拍照的。实在难免，也要戴上副墨镜。

可事事都有例外，小德张与方金翠居然就合过一个影。照片上小德张端坐正中，方金翠则跪在旁边。

一位小报记者不知怎么看见了这幅照片，出于职业的习惯，他出口就说“男的本来就高”，女的应该站着才对。这么一来，反差不就更大了吗？

在一旁的朋友还不那么愚：“嘻，这你就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了。在人家看来，这才更显出主奴的尊卑嘛！听说这还是女方执意要求的呢！”接着又把方金翠用嘴接痰的事儿讲了一遍。

民国初年，报纸算个新兴的洋玩意，剪了辫子没几天的中国人，对看报纸还远没象吸鸦片烟一般，每天离不开。因此，报馆为了吸引读者，除了政治事件，商业行情之外，还刊登不少艳闻奸案及名人轶事、大宅内幕等等。方金翠对嘴接痰的事，也被冠以“名妓甘当过笼痰桶”的标题，上了社会新闻版的头条。

一时间方金翠象个唱红的名角被捧上了天。鸨母的妓馆跟着沾光，有些阔佬干脆捧着大把的银子，点名要专当方金翠的客官。

鸨母的心眼儿当然不是死榆木疙瘩，何况面前摆着的又是让人眼红的银子，就把方金翠好歹请回来，柔声细语地说了这般如此，如此这般。总归一句话，再多接几位客，有老娘巧安排、勤支应，保险让几家客官撞不上头。

那小德张是傻子吗？

他虽然还不懂什么叫报纸宣传和舆论作用，但凭着饱经世故的嗅觉，已经感到点儿什么了。几个月的交往使他觉得离开方金翠，不闹场热病，也得别扭些日子，干脆一不做，二不

休，发帖子，扎彩棚，把金翠接进家从良最省心！

俗话说：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鸨母想让方金翠身侍几主的打算，已被小德张派人探明。不过私窥方金翠本人的言谈举止，还是一如既往。小德张顿升一股惜爱之意，将从宫里带出来的一对祖母绿耳环和一副精镂的如意拿出来，命仆人送给他出钱给方新添置的“闺房”。

那方金翠收好这稀世珍宝之后，笑问仆人：“老爷没附带让你叫我过去侍候吗？”

“叫了，叫了！”仆人立声回答，其实，小德张的吩咐是句活话：如果主动问起，便说叫了，若相反，不动声色地退出来就是了，应该说，这一次小德张是没留什么后手的，他之所以说了活话，意在仆人面前，树树方金翠的威信。既然是准备接进家，当姨太太也罢，将来“扶正”也罢，总不能让她日后没气势支使动家里的仆人，何况还有用嘴接痰的茬口呢，早知是要跟自己过日子的人，就不该这么胡闹了，自己的面子也不好看嘛！说起来，小德张的这套做法，还是当年西太后言传身教的结果。

可惜，天下的事情总不那么让人遂心顺意。待小德张把打算和如今已开始准备的情况说了之后，方金翠却细眉一耸，小嘴一蹶：“老爷，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事先不跟奴妾商量商量。”

“怎么？”小德张以为是耳朵听错了。天下只有用自己体己钱让意中人赎身子的妓女，还没听说哪家窑姐儿会拒绝从良的呢！就算你方金翠身价高点儿吧，可终究也是个靠卖色相吃饭的，是女人就总有年老色衰没人要的时候，难道非等到那一天吗？

小德张眼珠上下左右转了几圈，把这一切用脑子理了一

遍之后，断定这是句半娇半嗔的戏言。也难为她了，这么长日子听凭自己肆意作乐，总是柔情顺意，还没使过一回性子呢！

想到这儿，小德张嘴角不禁绽露出一丝微笑，伸手一捏方的脸蛋，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待会儿你给我烧烟泡的时候再扮怪相，现在先给你心里托个底儿：你那鸨母把你当做摇钱树，到时肯定少要不了，我准备等她第一个价码一出口，即拍板成交，不容翻悔，不还价，我的人嘛，怎么能象贩子卖东西似的，拨拉来拨拉去了呢！”

这番话，小德张本以为能换回感激涕零的表示，因为他的确很实在。谁知方金翠却把头横向别处，冷冷地说：“奴妾谢谢老爷的这番好意。”

“难道，”小德张沉吟了一下，“难道还有比我出价更高的？”

“老爷是从宫里出来的，没人比得上老爷了。”

“那你还别着什么劲儿，一个女子，不趁着年轻寻个好主儿，还等什么。”

听到这儿，那方金翠扭头直视着小德张：“直说了吧，老爷，正因为奴妾是个女人，才如此大胆忤了老爷的好心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小德张紧叮了一句。

“老爷还非要奴妾再说么？”这回，轮到方金翠嘴角绽笑了。可小德张看得出，那笑是冷嗖嗖，他自己的嘴角禁不住颤了起来。

“对，你说！”

“这可是老爷叫奴妾说的，照宫里的规矩，奴不说有罪；奴说出得罪主子的话，主不怪罪。对么？”

小德张不知为什么，半天没说出话来，仅点了一下头。

在门外等着侍候的仆人们，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了，谁不知道小德张的家法严呀！

可那方金翠却象没看出老爷那副脸色已经变得多么难看，索性把头一垂：“求老爷恩典，奴妾还年轻，至今还是个闺女的身子，而老爷却是从宫里出来的呀！”

小德张只觉一阵眩晕。

方金翠因为低着头，还只顾说：“老爷的家产固然富不可比，却难……”

“不许，不许再说……”

随后“咣当”一声，“哎呀，老爷背过气去了。”一个扒门缝偷看的仆人连忙大叫……

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，待小德张清醒过来以后，没对方金翠施加任何处罚，挥挥手，就放她走了。

为什么呢？

有人说是为了面子，方金翠不从的理由太个别了。闹大了，张家只会更讨没趣儿，反而能给方本人的清白扬名。

也有人说是他不敢，一个倾国倾城的名妓正红的时候，谁碰她一个指头，不光鸨母会拼命，其他觊觎的嫖客也出于各自的考虑，站出来诘难的。若照如此说来，这种妓女真比失宠了的姨太太日子好过，方金翠会不会也明白这一层呢？

小德张放走了方金翠，固然是少了一场热闹，可跟着难办的就是，帖子已经发出去了，彩棚也扎好了，到时候娶谁呢？

已经接到帖子的客人中，有一位最先闻到了点儿风声，可惜自知与张家不是什么近亲至友，只好远远地望着彩棚飘飞的绸带干嚼牙花子。

然而，彩棚上的绸带一直飘着。三天之后，张家门前按时

响起了喧闹的鼓乐。

不知变故的客人，四平八稳左揖右躬地纷纷落座，直到新人撩开蒙头，开始给小德张母亲唐氏跪拜，见过方金翠的才不禁一愣：怎么着，换人啦？

知情人中间那类嘴快的，这时便起身咬起耳朵：“这位新人叫张小仙，前儿晚上才从小香班买到手。”

“听说人家方金翠还是闺女身子呢？那这个呢？”

“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张老爷较的就是这口气儿，别的都好将就，唯独这一点，必须和姓方的不差分毫！”

“我看别的方面也不差，瞅上去，比原先那个还更有心计呢！”

“嘘！你们几位不坐席啦？”

这才算终止了议论。

晚了！小德张虽然没听见这些个议论，可完全能猜到人家说的内容。可口的酒菜顿时变了滋味，席还没全散，便找个借口独自上了楼……

这间屋子在小德张平时念佛诵经的堂室旁边，平时却是谁也进不来的，唐氏老太太特别还把这一条订进家规。

屋子由于久没人去，便处处蒙上了一层尘灰，衬得气氛格外清冷。小德张慢慢仰起头，目光久久地落在屋顶挂着的油纸包包上……

大清国十朝天子，皇宫役使的太监成千上万，其归宿天壤之别，可有一宗是人近相同的，即谁都有这么个油纸包包，包里东西亦全一样——阉割下来的那个“阳物。”为了便于保存，这“阳物”都要用油炸透，再用油纸包好，放在“升”里，垂吊在僻静处的房梁上。等这位太监死时，亲属便将这个包包和尸

首一同放进棺内。即使最穷的太监，临咽气前，也会向身边亲友提醒这件事的。为的是这辈子虽然已六根不全，可来世总还要修个全整身子。

不少抱着发财之望“净身”进宫的太监，家里人往往还多加一通“处理”，先不把包包直接挂上去，而是用绳子悬吊在离地面几寸的位置，然后每年升起一小截，以取“年年高升”的吉利。

一个人境遇顺畅、心情愉悦的时候，是不会拿伤感的旧物破坏自己心绪的。小德张却仰首将那记载着童年辛酸的油纸包包凝望了许久，其心境是可想而知了。

这时，一阵鞭炮的“噼啪”声传来，总算打破了屋内的沉寂。小德张带着一丝苦笑重新回到了现实来：“唉，我这一辈子呀……”

“净”了“身”，却难以入宫

一八八九年的北京城。

小雪花裹着黄沙土可街儿地跑，满胡同地灌，人们的脸上却仍旧喜洋洋的——要过年了嘛！

提起老北京人，都知道他们的旧礼多，其实，这全是跟进了关的旗人学来的。他们靠着老祖宗挎刀骑马打江山敛聚起的家底儿，坐吃山空了二百多年，到如今灯碗里的油是越耗越少，燎起的火苗子倒越窜越高了。

在旗的裕家便是一个。

一说要过年了，典东西筹银子也得大办。大厨子不是早辞了吗？那就临时聘，而且要红案、白案两齐。几个老仆人

的孩子也大了，干脆举家搬进来凑上帮手，对下人来说，是能合家团圆；对主人来说，既省银子人又可靠——唉，不是算计，实在是今非昔比了呀！

裕家今家过年，还有一项与往不同的，就是多了一个“净”了“身子”的半大小伙子。

谁不知道，净了身，就是太监呀！除了紫禁城，只有王府才使得上他们，这倒不是他们的身份有多了不起，而是大清国明文规定了的，不管那里出了净身的男童子，便算是成了给皇上当差的人，地方官必须负责保送，并支出进京的盘缠费。那么，裕家怎么有了这么个阉人呢？亲友起初都纳闷：莫非是裕家闺女多，其中哪位被宫里看上，要选成宫女，所以才使了一个净身的。干点什么方便也省心。可细一看，不对呀，这位小阉人整天不是挑水帮厨打扫庭院，就是跑腿上街看门房，根本不沾内眷住的后院。

后来一打听，主人才老大不情愿地说：“这孩子干活勤快周到，可我们并没把他当个粗使的仆人。进门没多少日子，就拜我们为干爹、干娘。如今是吃穿不算，每月另给他二两碎银子零花，怎么样，待承得不薄吧？”绕来绕去，就是没回答人家最想知道的问题。

于是人家只好开门见山了：“您待的是不薄，可他若不是为了进宫当差，光图混口饱饭，把自个儿的身子毁了岂不犯不上吗？”

主人没辙了，只好把底托了出来：“这孩子当初是有这个想法，至今也没断了念头，可给大清国当皇差是那么容易吗？”

这回轮到问话人不吱声了。在旗的人家都知道，老祖宗当年打下江山之后，就鉴于明朝滥宠太监，导致阉宦干政，帝

后党争剧烈的教训，十分注意裁抑宦官的人数和品级。到了清朝末年，这方面虽然有所松弛，也远不及明朝十数万太监的一个零头。

裕家主人见对方半天没响，便缓了缓口气说：“既然不是想当就当，我就只好时时留心，托人盯着宫里年老病死的空缺。这不，过年虽说花销挺大，可也没动这份将来谢人家给补名添缺的辛苦钱。”

如此看来，裕家主人还是不错的。

然而人们对这个乡下来的孩子，却没少欺生取乐。

“喂，怎么没见过你小子解手的时候呀！”

“对啦，象你这号人，撒尿的时候，是蹲着还是站着呀？呵，哈哈哈……”

每逢这种场合，这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总是低着头悄悄躲开了。

过年最不能少的就是吃。而厨师是不干宰杀开膛之类的脏活儿的。“让这小子干，让这小子干！”

“对，你们别看他眉清目秀，整天不言不语，可有股子狠劲儿哪！听说他的那玩意儿，就是自己亲手割的，宰个鸡鸭还不是小菜！”

“真的？”初来的小帮手们既好奇又混蛋，居然围上去要人家讲出个来龙去脉。

一个十几岁的小人儿，再也受不住了，“哇”地一声，哭着跑回自己小屋去了……

他，就是当年的小德张。

刚才那伙人说的话，虽然勾起了他难忍的辛酸，却基本都是实情。